（Eins）

（BGM：后悔）

（黑屏）

他站在墙边，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下巴微微缩进领口以抵御寒气。

夜空显现出一片红色，那是密布的云层反射着城市灯光的结果。

随着冷风愈吹愈烈，空气中渐渐夹杂了些许雪花。他更加努力地往里缩了缩，想把半张脸都隐藏到领子后面。

前方的霓虹灯闪烁着，在墙壁上投射出模糊的红色，也将他的衣服印成了红色。

奇怪了，自己穿的这件墨绿色的羽绒服在红色的灯光下应该呈现出黑色，难道是这红色的光太过强烈的缘故吗？应该是这红色的光并不纯的缘故吧？可那也应该是绿色的呀。他搞不懂为什么衣服偏偏就是一片红色。

脑中蹦出的是些无聊的想法。

（背靠墙站立）

为什么这时候想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呢？明明才经历过的，那些记忆都跑去哪里了？

不知为何，几分钟前千真万确经历的事情，现在只是像看了一场电影一样，看了什么别的人做的事情，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别说留下痕迹了，连一点感觉，如蚊虫爬过皮肤的轻微触感都没有留下。

喜悦，恐惧，难过，什么都没有，和白色的幕布一样干净。

雪，终于下起来了，从天空中旋转着飘落下来。

开始只是零星的一点，不仔细看的话是不会注意到的。不过这零星的一点也和刚才空中的飘雪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是完全从天空中直接降落的雪花，不是沾染了尘土又被风吹起来的地上的雪。那是纯净的雪，纯白的雪，从未来到世上的新生之雪。

像是迎接着新生的雪花一样，风不知在何时停歇了。刚才伴随着狂风飞舞的地上之雪，不甘地落回到尘土里。新的雪花静静地落下，降落在柏油路上，人行道的方砖上，树下的泥土上。

为什么人们要用‘下’而不是什么别的动词形容雪的降落呢？因为它就是这样，近乎垂直地降落，中间或许有一些波折，不过最后还是落到了地上。从天空到泥土的一条直线，就这么简简单单地下来，人们再想不出什么复杂的词语去形容它。

地上堆积起一层白色，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但已经足够使物与物的界限模糊，分辨不出各自的形体。人行道的边石，被雪所包裹，原来的直角变成圆弧，五色斑斓的方砖现在只剩下白色。只有路灯，虽然被覆盖，却仍然透出浓烈的黑色。

然而这竖起的一排排黑色在覆盖了薄雪的街景里并不显得突兀，反倒更加让人确信这是一个纯白的世界。

但是，再过不久，足够冷的时候，一切都会化为纯白吧。

...

...

（BGM停）

（黑屏（渐变））

（杯子）

他盯着眼前的瓶子，脑中回响着广告中吹嘘的台词。

十分钟起效，完全失忆！无任何副作用！”

这是真的吗？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相信，即便那边早已发了验证视频。

眼前的玻璃瓶里装着廖凯从某神秘人手里订购的药物，据他介绍，只要趁人不备在杯子里滴进去十毫升就可以让目标神志不清无知无觉地昏睡到第二天早上。

肯定是假的吧。几个人有这么大的胆子呢？什么货源紧俏，完完全全是编出来的借口，好提高价格，拽住难得一遇的顾客狠狠宰上一笔。

“这有什么用啊？”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廖凯其实就已经就知道答案了。

“人这一生总有努力做也做不到的事情，总有全力追也追不到的姑娘”那边传来神秘人哼哼呀呀的声音。“对不对？”

（白屏）

（与会者）

“大家好，我叫廖凯。”他停顿了一秒，想着接下来该说什么。“嗯，来到学生会非常高兴，希望能和大家度过快乐的一年。”

稀稀落落的掌声响起，廖凯甚至能听到前排同学指甲碰撞手机屏幕的哒哒声。

没有人会特意关注毫无特点的廖凯，就像廖凯也不会无聊到留心前面人讲的客套话一样，都是程式化的东西。廖凯甚至还有些感谢鼓掌的同学，至少让自己不会尴尬。

这样也好。

虽然说不出来具体哪里好，也许是自己不想引人注目出风头。

说起来也是，自己并没有想通过加入学生会来出人头地，只是想在学生会挂个闲职，将来好推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罢了。要是受到关注被提拔反而麻烦了。

不过想来也不会有人会傻到提拔我这样的人做骨干吧。

廖凯右手撑着太阳穴支在桌子上，盯着前方的挂钟，脑中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

人们总是喜欢搞这些表面功夫，要我说还不如直接开个交际会，让想拓展人脉的凑在一起互相吹捧，过来打酱油的分完部直接走人就完事了。

看着钟表一刻一刻地走着，压制着不耐烦的心。

自我介绍还在按着花名册的顺序进行着。

轮到他右面的女生了。

身旁的女生撩了一下头发。

在手臂的遮挡中，廖凯看到乌黑的发丝飘扬，掀起一小股清凉的风，吹在他的手臂上。

月季的香味飘来，淡淡的，搔得他的鼻子发痒。

廖凯皱了皱眉头，他讨厌思绪被人打断，尤其是这种物理形式上的打断。

他放下手臂，看到女生站了起来。

（背影）

（BGM:薄纱）

白衬衫勾勒出完美的曲线，灰西裤微微绷紧，高挑紧致的身材此刻尽收眼底。

宛若漆黑海面中升起的一道光柱，黯淡了繁星的微光，破碎了墨染的乌云，成为整片夜幕下最耀眼的东西。

“嗯，我叫林夕，来自2班，爱好是唱歌，十分高兴能够加入学生会文艺部，我会努力提升自己，向前辈们学习，在这里作出一些成绩。”

风铃般清脆悦耳的声音从她的喉咙中发出，廖凯对她的歌喉毫不质疑。

像是飞机投下了原子弹一般，爆炸般的掌声轰鸣，廖凯感觉在大家手掌拍击的气流下形成了一个龙卷风，吸收着人们的目光和荷尔蒙，吞噬着周围的一切，连悬挂着的灯光都不放过，而风暴的中心就在自己身旁。

惊为天人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不论完美比例的身材，不论娇柔美艳的脸蛋，凭她的落落大方，凭她字里行间表现出的逼人的自信和坚定，就足以打动人心了。

更何况融合了所有的这些美的人，现在就在廖凯眼前。

廖凯不是没有见过漂亮妹子，做过一个星期的同桌，擦肩而过的路人，朋友圈里的照片。然而大多数也只是‘就那么回事’了。所谓的‘那么回事’，有一半是廖凯安慰自己的借口，‘没那么漂亮，不值得’，‘看久了会厌的’，凭借这些压制着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悸动也逐渐回归平静了。

但是，只有现在，他是真真正正地被震撼到了。从没见过这样美丽的女生，在廖凯的目光触碰到她的一刹那，他仿佛看到了她的背后生长出六对羽翼，像是圣洁的天使一般，全身散发着炫目的光芒。她似乎注意到了什么，目光向这边轻轻移动。他赶紧把头扭向另一侧，不想被她发现自己正盯着她。

“嗨！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合作愉快！”她热情地向廖凯打了招呼。

“啊！合作愉快。”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听起来好像很敷衍地回应着。

林夕只是笑笑，然后就没有再关注廖凯这边了。

毕竟有无数的恶狼嗅到了肉的香味，早已将肥羊紧紧包围。

廖凯看着那边林游刃有余地应付着各个来套近乎的男生，脸上始终带着礼貌的微笑。

一定很熟练了吧，对于这种场面。

廖凯能看出来自己和她不是一路人，她这样又有颜值，双商又高的人是肯定要走到更高的位置的，是食物链顶端的存在，而自己只是一个在泥塘苟活的咸鱼。

一股汹涌的悲伤潮流从他的心头涌出。这是遗憾所致的悲伤，是无奈所致的忧愁。她，美丽的女孩，与我毫无瓜葛，我们的世界永不相交！

（BGM声音变小）

（窗户）

一缕红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现在是下午，太阳却过早地下沉，长波段的光线把室内染成一片橙红，弹起的灰尘散射着阳光，缓缓从空中落下。

瓶子反射出复杂炫目的光线，背后的景物仿佛被吸进了液体扭曲的漩涡里。

他想了想，把瓶子上的标签扔到垃圾桶里，然后爬上床，等待着太阳落山。

... ...

嘴唇是人身上很神奇的一部分。它是人身上为数不多的没有骨骼支撑的柔软的器官，这一独特的构造赋予了它区别于其他部分的特殊意义。

上嘴唇正中的地方是唇珠，就是正中心微微凸起的部分，像是半颗露出的珠子一样卡在那里。上面的部分，像两座山峰一样的，就叫做唇峰。还有红白交接的唇线。

嘴唇是一个人最独特的部分。如果被问到人与人之间外貌差别最大的是哪里，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眼睛。然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是嘴唇。人与人之间，差别最大的一定是嘴。因为某些原因，我不得不总去注意到人们的这部分，虽然我已经彻底厌倦了这一‘任务’，但至今为止还从来没见到过两个人拥有一样的嘴唇，甚至连看上去类似都太难。也就是说，或许嘴唇才是一个人的标志，是完完全全属于每一个个体的东西。

... ...

（林夕嘴唇（把这张图直接叠到背影那张图上面一起出现））

修长白净的小腿，精致的五官和柔顺的长发，以及虽然隔着厚厚的衣服，但仍显示出来挺拔姿态的胸部，女神的一切都是教科书般的完美。不过，对于廖凯来说，最吸引他的地方是林夕的唇。不像北方女生那样轻薄地贴在嘴巴上，更加有肉感，而且微微有一点向外翻卷。像是花苞，微微展开，露出非常小的缝隙，也许现在就要开放，也许永远都不会开放，或者说是处于‘开’与‘不开’的叠加态。她的嘴唇，对于廖凯来说，也是这样的叠加态。或许下一秒它就会开启，吐露出‘我爱你’的字样，但或许永远都是关着的。

第一次注意到林夕嘴唇是在生活部第二次的组会上，林夕坐在他的对面。廖凯盯着那红润丰盈的花瓣，想象着自己的嘴与之触碰的柔软的感觉，不知不觉便起了生理反应。后来上课时又见到她不涂口红的样子，去掉了化妆品的浮夸颜色，唇膏下的真实肉感反而更加诱人。廖凯真想去托起她的双颊，尽情吸吮这丰满的部位。

......

（BGM停）

PS：这两段比较长，你就在文本框显示不下的时候换行好了

（震动音效）

（手机）

眼前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廖凯抓起手机，白色的弹窗一闪：“明晚的联谊会拟定八点于‘在水一方’KTV准时开始，请大家不要迟到！”

他看了眼屏幕上的消息，按下了息屏键，随手抛下，翻身闭上了眼睛。

自己这号人物，就是不去都没人注意到吧。

...

（Zwei）

（街景）

（BGM：后悔）

半边赤红于黑蓝的天幕排挤中渐渐向西褪去，冰凝的碎镜在墨染的云中翻旋沉降。风微冷，细碎的冰镜被挟裹着慢悠悠地荡，反射射着霓虹的光，沁在廖凯的脸上。

KTV的门前已经聚了四个女生和几个男生了。廖凯的视线扫了两圈，没有发现林的身影。他来的时间比约定早了一些，这也是他历来的习惯。

廖凯慢悠悠地走过去打了招呼，然后走到了门口的路灯旁斜靠着。

又过了几分钟，一辆出租车停在了ktv的门口。

会长刘明从副驾驶位下车，然而他并没有向人群走来，而是两步走到后门的位置拉开了车门。随着黄绿色车门的开启，从中而现的亮白黯淡了周围的雪。

（腿的图慢慢向下平移然后出现林夕CG）

林夕，廖凯的女神。

翻领修身呢绒大衣直达膝弯，显出米色毛衣下的优美曲线。修长双腿下，蹬着一双黑色马丁靴。白皙的脸蛋在映衬下显出淡淡的红润，也或许是那细抿的两片柔软双唇上的唇彩晶莹，有如这霓虹映在雪地般的投影颜色吧。

不出所料的，随着他们的到来，人群躁动起来。几个男生靠在墙角窃窃私语，四个女生一股脑地迎了上去。

“呦，看这意思，会长和林夕——”

“啧啧啧，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不就坐一辆车吗？”

廖凯插话道。

在他身前交头接耳的两个人回头看了看廖凯。

“你是真迟钝啊，这都看不出来？”

同学给了他一个白眼。

“看出来啥啊？”

他停下了摇摆，微微抬了抬头问道。

“得啥关系能坐一辆车啊？”

“说不定是碰巧遇上的呢？”

他伸出左脚捻着雪地上并不存在的空气烟头。

同学笑了笑，没有再理他。

......

（BGM停）

（黑屏）

（Drei）

（BGM：循环）

（包房内景）

“哎呦！刘会长啊！欢迎欢迎！”

一推开大门，一个略微慵懒的声音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那是一个穿着蓝灰色衬衫的男生，隐约可以看得到衬衫下的胸肌，头发用发胶打得整整齐齐，紧身裤将腿绷得紧紧的，将他衬托的又高又瘦。

“李会长！好久不见啊！”刘明伸手和他口中的“李会长”握了握。

“诶，大家别站着啊，别拘谨，坐坐坐。”刘明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十几号人乱哄哄地移动着，然后又整齐地分成两边坐下。

“那个，服务员。”李会长招招手叫唤一旁的服务生。

“请问先生需要什么？”穿着酷似美国独立战争英军士兵的服务生弯腰问道。

“先来两箱啤酒，再来个果盘！”

“好的先生，请稍等。”

英军士兵出去，顺便把灯关上了。

（包房内景）

黑暗的房间里，仅有屏幕的光线打在二人身上，仿佛舞台剧的聚光灯一般，诉说着今晚的主角。

“这个这次联谊活动啊，全指着刘会长一手操办，在下不才，先唱首歌给大家助个兴！”

“好！”“啪啪啪啪啪”。一阵吵闹的鼓掌和起哄过后，音乐响起。

*......*

廖把头靠在了沙发上望着天花板。五颜六色的光斑仿佛萤火虫一般漂浮在黑色的天花板上有规律地游走着。他用眼底的余光瞟了一眼房间的中央，一束光在前面唱歌的那个人身上聚焦。李阳唱完一曲，接下来自然是刘会长接手了麦克风。

唉，廖喝了一口啤酒，继续望着天花板上的光斑。

“同学，我是海峡艺术学院的，可以加一下你微信吗？”

“可以。”女神微笑着把手机递过去。

“谢谢啊，以后有机会出来玩！”

“嗯。哈哈。”

廖突然从沙发背上猛地把头抬起，手伸进兜里。

眼药水瓶触感冰凉。

廖凯把小瓶子攥在手心，拇指抚摸着粗糙的灼面。他松开手，又握紧，随后将它在手心反复地转动着。

......

（渐渐模糊的动画效果）

（窗户）

六点半了，还有半个小时廖凯就要出门了。

早已穿戴整齐的廖凯坐在床边，单手支在膝盖上撑着脑袋，盯着抽屉上的锁入神。

窗外的风呜呜咽咽，带着细细的雪花轻挠着玻璃，轻轻地，细细地挠着。

他来到窗前，打开窗户，寒风将雪花压进屋内，扑在他的脸上，身上，桌子上。

一片完美的六边形结晶从上方飘落，他下意识地想伸出手接住，但他又下意识地停住了，就在这一瞬间，它就消失在了漆黑的背景中，再也看不见了。

他关上窗户，就这样呆呆地望着窗外，望着漆黑的天空，望着白霜的风。

雪渐渐小了，身后的闹钟已经响了第二遍了，廖凯终于回身关掉了闹钟。

“眼睛不舒服。”廖凯自言自语。

“明天再去看医生吧，今天先拿眼药水凑合一下。”

......

（包房内景）

“下一曲，有请林夕！”刘明把话筒递到了林夕手里。

陶埙韵吟，绿绮轻奏，抑扬婉转，幽响空澈。空灵的声音瞬间抓住了全场所有人的耳朵，喝酒的，吃瓜的，都仿佛时停了一般注视着林夕，针落可闻。

而没人注意到，角落里的廖凯正在偷偷移动。

廖颤把手伸进口袋，微微颤抖的右手手费了半天劲才在兜里拧开了瓶盖。他的眼睛来回地扫视，左手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没有人注意到他，大家全都注视着林。

廖凯一咬牙，准备从兜里掏出瓶子。

（BGM停）

（眼睛（直接叠加到前一张图上，占整个屏幕上方1/2处））

突然，就在他即将把‘眼药水’拿出口袋的一刹那，林夕和他四目相对。廖凯的动作瞬间定格，仿佛东北深冬时节室外泼出去的凉水一般，以一个准备做什么的动作定住了。

虽然廖凯瞬间移开了视线，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在这短短的一秒内已经暴露了。

他迅速拧了下瓶盖，顺着刚才的势，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挠了挠头。

在林夕唱歌的过程中他又偷偷观察，余光锁定着她。廖凯发现，虽然林夕还在看来看去，但是貌似并没有将注意集中在某处。

曲毕，林夕调皮地吐了吐舌头，鞠躬致意，坐回了座位。

（图消失）

确实，林夕只是习惯性地在唱歌的时候寻找着每个人的目光，在遇上别人目光的一秒钟后又转移，廖凯的异常她是完全没有察觉的。

廖凯竖着耳朵，只听到连续不断的管她要微信的男生，这才长舒一口气，继续看‘萤火虫’。

从她坐下算起的20分钟内，几乎所有对方学校的男生都要了她的微信。廖凯看着那边，轻轻叹了口气。

廖凯的心跳的厉害，脸上还有些燥热，便起身去了厕所。

.....

（镜子）

没有去包房内的厕所，廖凯直接来到了大厅的公用厕所。

感受着冰凉的水带走脸上的温度，廖凯抬头盯着镜子中的自己，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到底要不要继续，廖凯的心中开始踌躇不定。

当时脑子一热准备干这事，可是差点给林夕撞破之后又少了几分冲动，现在冷静想想，又萌生了几分退意。

‘人这一生总有追不到的姑娘’，神秘人的话在他的脑海中回响着，‘她永远不可能属于你。’

得不到，焦躁在廖凯的心中蔓延，他又洗了一把脸。

喉咙中仿佛有一团怎么也润不湿的纸，廖凯有些不自主的吞咽着。

（镜子加红线）

“呦，你也出来了啊。”一个声音打断了廖凯的胡思乱想。

通过镜子的反射，廖凯看到一个同学从门口进来。

“包房的厕所有人了，没办法只能出来了。”

“我头有点晕，出来洗把脸。”

“你这酒量不行啊。”

“哈哈哈......”

廖凯尴尬地笑笑，挥挥手向包房走去。

......

（BGM：循环）

（包房内景）

廖凯的冰凉手指再一次触碰到了眼药水瓶。

经过了刚才的状况，他反而镇定了不少。

反正她已经喝了那么多酒，就算睡死过去也没人会觉得异常的。

（手持杯子）

“来，为咱们这次联谊干一杯啊！”会长举杯环视。

大家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将酒杯里闪耀着琥珀色糖浆光泽的尿黄色液体一饮而尽。

“啊.....”会长发出了习惯性地干杯呻吟。

“咱们这次联谊啊，一是，增进和兄弟学校的感情，为以后双方交流啊，拓宽道路！二是那个，咱们也知道，还有两个月就到新年晚会了，也是，想借助兄弟学校的一份力量，把这个晚会办好！”

“刘会长说的好！我呢，想法也是一样的，咱们两个学校啊，本来离得就近，也比较互补，更应该多开展一些活动。可是直到现在才联系起来，哎呀，这个可是咱们两个的失职啊！咱们得自罚三杯啊！”

“哈哈哈哈哈，好”

在众人的哄笑和拍手声中，两人将面前的三杯酒一饮而尽。

“李哥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学生会秘书部部长，工作组织能力特别强！小林，来，跟李哥喝一杯！”

“李哥好。”林把酒杯低低地递了过去，碰了一下李会长的酒杯。

两人将酒一饮而尽。

“李某号称千杯不醉，今天却为林小姐的才貌而心醉啊哈哈。”

真是个油腻大叔，廖凯偷偷吐槽。

在两个会长的带头之下，双方开始互相敬酒。

又过了一个小时，所有人都喝得有些醉了，有几个人已经睡死在了沙发上。

“去一下洗手间。”林站起来，有些踉跄地从几十条腿中穿过。

好机会！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喝醉的，趴在瓜上的，挂在沙发边上的，跟异性亲热的，没有人注意到他。

（杯子）

他迅速地掏出了眼药水，这次格外顺利，因为眼药水的瓶盖并没有拧紧，他很快就将开了盖的瓶子准备在手里。他站起来向林夕的座位慢慢挪动，同时用余光瞄着林夕的杯子。

可就在廖凯挪到距离杯子不到一米的时候，他看到一只手抢先一步，

（神奇之手）自然地在林夕的杯子上轻轻一抖，一撮白色的粉末很快在水中晕开，迅速溶解消失不见。（神奇之手图消失）（BGM停）

是他！第一个加她微信的男生！

廖凯僵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不过这个样子只持续了很短的一瞬。他随即迅速反应过来，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BGM：循环）

廖凯不动声色地眯着眼扫视了一圈，发现其他人貌似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廖凯躺倒在沙发上，继续数着“萤火虫”。

几分钟后，林夕回来了。

“那个，为了咱们双方学校以后的交流啊，再干一杯！”

在林夕即将拿起酒杯的一瞬间。

哎呦！

（BGM停）

（飞的杯子）

廖凯脚下一滑向身后仰去，左手仿佛要扶住茶几向身后支撑去，右手夸张地在空中从下向上抡圆了拨开了旁边阻碍的人，打到了了林夕的酒杯。

林夕反应很快，抓紧了酒杯，但是因为闪躲和冲击，酒杯里的酒还是撒出去了大半，泼在了茶几上，还有一点溅在廖凯的裤子上。

“对不起对不起！”廖凯急忙道歉，拿纸巾擦拭桌子。

“再倒一杯吧。”会长面露不悦。

干！所有人将尿黄色的啤酒一饮而尽。

廖凯此时非常清醒，他很清楚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会长，会长。”廖凯趴到刘明的耳边。

“嗯？怎么了？”

“那个...我有点事，得先走了，对不起啊。”

“啊？”刘明瞪了他一样。“行，走吧。”说完挥挥手赶走了廖凯。

（黑屏）

（白屏）

十一月的冷风吹来，吹散了廖凯的醉意。事不宜迟，他拿出手机给林夕发短信，内容只有短短的一行：你快走！不安全，出来再解释。他知道林夕开了短信震动，也知道刚才林夕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手机是插在牛仔裤兜里的。

做完这一切，他摸摸自己发烫的脸颊，在众人面前出糗还是有些羞耻的。

......

（Vier）

（BGM：后悔）

五分钟后，林夕从KTV里快步走出。

天空再度飘起了小雪。

（拥抱）

“怎么了？”林夕疑惑地问道。

“第一个管你要微信的那个男生你还记得吧？”

“记得啊。”

“他给你的酒里下药了，就在你去厕所的时候。”

“啊！！！真的假的？”林夕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真的，我都看见了。”

“所以你刚才...”

“嗯。”

林夕的眼眶红了，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怎么...这样？”

“唉，这社会，以后小心点吧。”廖凯轻轻叹了口气。

“真是太谢谢你了！”

“没事没事，得亏被我看见了，以后可千万得注意了。”他轻轻拍了拍林夕的肩膀。

“嗯...这次要是没有你...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林夕终于忍不住呜咽了起来。

（图片模糊-白屏）

“没事了没事了，别怕。”廖凯顺势将林夕抱在怀里。

雪越下越大，落在两人的肩头。

“不早了，我叫辆车吧”廖凯拿起手机叫车，没忘把乘车人数变为两人。

“嗯。”林夕的眼眶依然红着。

廖凯的右手搂着她，雪地里两排脚印渐渐模糊。

........................

...............

.......